

欽定舊唐書

十之十卷  
三七九六

舊唐書卷六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十九

侯君集

張亮

薛萬徹

兄萬均  
劉世讓

盛彥師  
劉蘭

李君羨等附  
盧祖尚

侯君集幽州三水人也性矯飾好矜誇翫弓矢而不能成其藝乃以武勇自稱太宗在藩引入幕府數從征伐累除左虞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漸蒙恩遇參預謀議建成元吉之誅也君集之策居多太宗卽位遷左衛將軍以功進封潞國公賜邑千戶尋拜右衛大將軍貞

觀四年遷兵部尚書叅議朝政時將討吐谷渾伏允命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並爲之副九年三月師次鄯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宜簡精銳長驅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爲阻討之實難靖然其計乃簡精銳輕齎深入道宗追及伏允之衆於庫山破之伏允輕兵入磧以避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爲兩道並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趣北路使侯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邏真谷踰漢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雪轉戰過星宿川至於栢海頰與虜遇

皆大剋獲北望積玉山觀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師與李靖會於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十一年與長孫無忌等俱受世封授君集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明年拜吏部尚書進位光祿大夫君集出自行伍素無學術及被任遇方始讀書典選舉定考課出爲將領入叅朝政並有時譽高昌王麴文泰時邊絕西域商賈太宗徵文泰入朝而稱疾不至詔以君集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討之文泰聞王師將起謂其國人曰唐國去此七千里涉磧濶二千里地無水草冬風凍寒夏風如焚風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軍乎若頓兵於

吾城下二十日食必盡自然魚潰乃接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軍至磧口而文泰卒其子智盛襲位君集率兵至柳谷候騎言文泰尅日將葬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前攻其田地賊嬰城自守君集諭之不行先是大軍之發也上召山東善爲攻城器械者悉遣從軍君集遂刊木填隍推撞車撞其睥睨數丈積穴拋車石擊其城中其所當者無不糜碎或張氊被用障拋石城上守陴者不得復立遂拔之虜其男女七千餘口仍進兵圍其都城智盛窮

蹙致書於君集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喪背智盛襲位未幾不知所以憊闕冀尚書哀憐君集報曰若能悔禍宜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因命士卒填其隍塹發拋車以攻之又爲十丈高樓仰視城內有行人及飛石所中處皆唱言之人多入室避石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兵至共爲表裏及聞君集至欲谷設懼而西走千餘里智盛失援計無所出遂開門出降君集分兵略地遂平其國俘智盛及其將吏刻石紀功而還君集初破高昌曾未奏請輒配沒無罪人又私取寶物將士知之亦競來盜竊君集恐發其事不敢制

及京師有司請推其罪詔下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以爲  
功臣大將不可輕加屈辱上疏曰君集等或位居輔佐  
或職惟爪牙並蒙拔擢受將帥之任不能正身奉法以  
報陛下之恩舉厝肆情罪負盈積實宜繩之刑典以肅  
朝倫但高昌昏迷人神共弃在朝議者以其地在遐荒  
咸欲置之度外唯陛下運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  
等奉行聖筭遂得指期平殄若論事實並是陛下之功  
君集等有道路之勞未足稱其勲力而陛下天德弗宰  
乃推功於將帥露布初至便降大恩從征之人皆霑滌  
蕩及其凱旋特蒙曲宴又對萬國加之重賞內外文武

咸欣陛下賞不踰時而不經旬日並付大理雖乃君集等自挂網羅而在朝之人未知所犯恐海內又疑陛下唯錄其過似遺其功臣以下才謬叅近職既有所見不敢默然臣聞古之人君出師命將克敵則獲重賞不克則受嚴刑是以賞其有功也雖貪殘淫縱必蒙青紫之寵當其有罪也雖勤躬潔已不免鈇鉞之誅故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昔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損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唯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而貪不愛卒罪惡甚多武帝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廣利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校



尉陳湯矯詔興師雖斬郅支單于而湯素貪盜所收康居財物事多不法爲司隸所繫湯乃上疏曰與吏士共誅郅支幸得擒滅今司隸乃收繫案驗是爲郅支報讎也元帝赦其罪封湯關內侯賜黃金百斤又晉龍驤將軍王濬有平吳之功而王渾等論濬違詔不受節度軍人得孫皓寶物并燒皓宮及舩濬上表曰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爲咎累武帝赦而不推拜輔國大將軍封襄陽侯賜絹萬匹近隋新義郡公韓擒虎平陳之日縱士卒暴亂叔寶宮內文帝亦不問罪雖不進爵拜擒虎上柱國賜物八千段由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

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  
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  
者不計其死是知前聖莫不收人之長弃人之短良爲  
此也臣又聞夫天地之道以覆載爲先帝王之德以含  
弘爲美夫以區區漢武及歷代諸帝猶能宥廣利等况  
陛下天縱神武振宏圖以定六合豈獨正茲刑網不行  
古人之事哉伏惟聖懷當自己有所斟酌臣今所以陳聞  
非敢私君集等庶以螢爝末光增暉日月儻陛下降雨  
露之澤收雷電之威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  
朝列復預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是貪愚之將斯則陛

下聖德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愆過雖蒙宥而過更彰足使立功之士因茲而皆勸負罪之將由斯而改節矣疏奏乃釋君集自以有功於西域而以貪冒被囚志殊怏怏十七年張亮以太子詹事出爲洛州都督君集激怒亮曰何爲見排亮曰是公見排更欲誰究君集曰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大嗔何能抑排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公能反乎當與公反耳亮密以聞太宗謂亮曰卿與君集俱是功臣君集獨以語卿無人聞見若以屬吏君集必言無此兩人相證事未可知遂寢其事待君集如初尋與諸功臣同畫像於凌煙閣時庶人承乾在東

宮恐有廢立又知君集怨望遂與通謀君集子瑁賀蘭楚石時爲東宮千牛承乾令數引君集入內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承乾劣弱意欲乘釁以圖之遂贊承乾陰圖不軌嘗舉手謂承乾曰此好手當爲用之君集或慮謀洩心不自安每中夜蹶然而起歎咤久之其妻恠而謂之曰公國之大臣何爲乃爾必當有故若有不善之事孤負國家宜自歸罪首領可全君集不能用及承乾事發君集被收楚石又詣闕告其事太宗親臨問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鞠驗耳君集辭窮太宗謂百寮曰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寘之於法我

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羣臣爭進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請誅之以明大法太宗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因歔欷下泣遂斬於四達之衢籍沒其家君集臨刑容色不改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嘗爲將破滅二國頗有微功爲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守祭祀由是特原其妻及一子徙於嶺南

張亮鄭州滎陽人也素寒賤以農爲業倜儻有大節外敦厚而內懷詭詐人莫之知大業末李密略地滎汴亮杖策從之未被任用屬軍中有謀反者亮告之密以爲

至誠署驃騎將軍隸於徐勣及勣以黎陽歸國亮頗贊成其事乃授鄭州刺史會王世充陷鄭州亮不得之官孤軍無援遂亡命於共城山澤後房玄齡李勣以亮倜儻有智謀薦之於太宗引爲秦府車騎將軍漸蒙顧遇委以心膂會建成元吉將起難太宗以洛州形勝之地一朝有變將出保之遣亮之洛陽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陰引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欲圖不軌坐是屬吏亮卒無所言事釋遣還洛陽及建成死授懷州總管封長平郡公貞觀五年歷遷御史大夫轉光祿卿進封鄴國公賜實封五百戶後歷幽夏

鄜三州都督七年魏王泰爲相州都督而不之部進亮  
金紫光祿大夫行相州大都督長史十一年改封鄖國  
公亮所莅之職潛遣左右伺察善惡發擿姦隱動若有  
神抑豪強而恤貧弱故所在見稱初亮之在州也弃其  
本妻更娶李氏李素有淫行驕妬特甚亮寵憚之後至  
相州有鄴縣小兒以賣筆爲業善歌舞李見而悅之遂  
與私通假言亮先與其母野合所生收爲亮子名曰慎  
幾亮前婦子慎微每以養慎幾致諫亮不從李尤好左  
道所至巫覡盈門又干預政事由是亮之聲稱漸損十  
四年又爲工部尚書明年遷太子詹事出爲洛州都督

及侯君集誅以亮先奏其將反優詔褒美遷刑部尚書  
叅預朝政太宗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以亮  
爲滄海道行軍大總管管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襲沙卑  
城破之俘男女數千口進兵頓於建安城下營壘未固  
士卒多樵牧賊衆奄至軍中惶駭亮素怯懦無計策但  
踞胡床直視而無所言將士見之翻以亮爲有膽氣其  
副總管張金樹等乃鳴鼓令士衆擊賊破之太宗知其  
無將帥材而不之責有方術人程公穎者亮親信之初  
在相州陰召公穎謂曰相州形勝之地人言不出數年  
有王者起公以爲何如公穎知其有異志因言亮卧似



龍形必當大貴又有公孫常者頗擅文辭自言有黃白之術尤與亮善亮謂曰吾嘗聞圖讖有弓長之君當別都雖有此言實不願聞之常又言亮名應圖錄亮大悅二十年有陝人常德立告其事并言亮有義兒五百人太宗遣法官按之公頴及常證其罪亮曰此二人畏死見誣耳又自陳佐命之舊冀有寬貸太宗謂侍臣曰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爲也正欲反耳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旣盛怒竟斬於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者妙擇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

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  
雖不卽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薛萬徹雍州咸陽人自燉煌徙焉隋左禦衛大將軍世  
雄子也世雄大業末卒於涿郡太守萬徹少與兄萬均  
隨父在幽州俱以武略爲羅藝所親待尋與藝歸附高  
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萬徹車騎將軍武安縣公  
會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藝逆拒之萬均謂藝曰  
衆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  
弱馬阻水背城爲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  
均請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破賊必矣藝

從其言建德果引軍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明年建德率衆二十萬復攻幽州賊已攀堞萬均與萬徹率敢死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賊遂潰走及太宗平劉黑闥引萬均爲右二護軍恩顧甚至隱太子建成又引萬徹置於左右建成被誅萬徹率宮兵戰於玄武門鼓譟欲入秦府將士大懼及梟建成首示之萬徹與數十騎亡於終南山太宗累遣使諭意萬徹釋仗而來太宗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萬均貞觀初歷遷殿中少監柴紹之擊梁師都以萬徹爲副未至朔方數十里突厥四面而至官軍稍却萬均與萬徹橫出擊之斬其

驍將虜陣亂因而乘之殺傷被野鼓行而進遂圍師都俄而師都見殺城降突厥不敢來援萬徹後從李靖擊突厥頡利可汗於塞北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初靖將擊吐谷渾靖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卒與虜數千騎相遇萬徹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流血勇冠三軍又與萬均破吐谷渾天柱王於赤水源獲其雜畜二十萬計追至河源萬均此後官至左屯衛大將軍累封潞國公而卒萬徹尋丁母憂解職俄起爲右衛將軍出爲蒲州刺史會薛延陁率迴紇同

羅之衆渡磧南擊李思摩萬徹副李勣援之與虜相遇  
率數百騎爲先鋒擊其陣後騎皆散賊顧見遂大潰追  
奔數十里斬首三千餘級獲馬萬五千匹以功別封一  
子爲縣侯十八年授左衛將軍尚丹陽公主拜駙馬都  
尉尋遷右衛大將軍轉杭州刺史遷代州都督復召拜  
右武衛大將軍太宗從容謂從臣曰當今名將唯李勣  
道宗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  
徹非大勝卽大敗太宗嘗召司徒長孫無忌等十餘人  
宴於丹霄殿各賜以膜皮萬徹預焉太宗意在賜萬徹  
而誤呼萬均因愴然曰萬均朕之勲舊不幸早亡不覺

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因令取膜皮呼萬均以同賜而焚之於前侍坐者無不感歎二十二年萬徹又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率甲士三萬自萊州泛海伐高麗入鴨綠水百餘里至泊灼城高麗震懼多弃城而遁泊灼城主所夫孫率步騎萬餘人拒戰萬徹遣右衛將軍裴行方領步卒爲支軍繼進萬徹及諸軍乘之賊大潰追奔百餘里於陣斬所夫孫進兵圍泊灼城其城因山設險阻鴨綠水以爲固攻之未拔高麗遣將高文率烏骨安地諸城兵三萬餘人來援分置兩陣萬徹分軍以當之鋒刃纔接而賊大潰萬徹在軍仗氣凌物人或奏

之及謁見太宗謂曰上書者論卿與諸將不協朕錄功  
弃過不罪卿也因取書焚之尋爲副將右衛將軍裴行  
方言其怨望於是廷驗之萬徹辭屈英國公李勣進曰  
萬徹職乃將軍親惟主壻發言怨望罪不容誅因除名  
徙邊會赦得還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  
欵昵因謂遺愛曰今雖患脚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  
遺愛謂萬徹曰公若國家有變我當與公立荆王元景  
爲主及謀洩吏逮之萬徹不之伏遺愛證之遂伏誅臨  
刑大言曰薛萬徹大健兒留爲國家効死力固好豈得  
坐房遺愛殺之乎遂解衣謂監刑者疾斫執刀者斬之

不殊萬徹叱之曰何不加刀三斫乃絕萬徹長兄萬淑亦有戰功貞觀初至營州都督檢校東夷校尉封梁郡公季弟萬備有孝行母終廬於墓側太宗降璽書弔慰仍旌表其門後官至右衛將軍並先萬徹卒初武德貞觀之際有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羨等並有功名而不終其位

盛彥師者宋州虞城人大業中爲澄城長義師至汾陰率賓客千餘人濟河上謁拜銀青光祿大夫行軍總管從平京城俄與史萬寶鎮宜陽以拒東寇及李密之叛將出山南史萬寶懼密威名不敢拒謂彥師曰李密驍



賊也又輔以王伯當決策而叛其下兵士思欲東歸若非計出萬全則不爲也兵在死地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詐不可爲公說之便領衆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夾路乘高刀楯者伏於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據高縱射刀楯卽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洛實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知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旣度陝州以爲餘不足

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渡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  
不得相救遂斬李密追擒伯當以功封葛國公拜武衛  
將軍仍鎮熊州太宗討王世充遣彥師與萬寶軍於伊  
闕絕其山南之路賊平除宋州總管初彥師之入關也  
王世充以其將陳寶遇爲宋州刺史處其家不以禮及  
此彥師因事殺之平生所惡數十家亦皆殺之州中震  
駭重足而立會徐圓朗反彥師爲安撫大使因戰遂沒  
於賊圓朗禮厚之令彥師作書報其弟令舉城降已彥  
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被賊所擒爲臣不忠誓之以死  
汝宜善侍老母勿以吾爲念圓朗初色動而彥師自若

圓朗乃笑曰盛將軍乃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賊平彥師竟以罪賜死

盧祖尚者字季良光州樂安人也父禧隋虎貴郎將累葉豪富傾財散施甚得人心大業末召募壯士逐捕羣盜時年甚少而武力過人又御衆嚴整所向有功羣盜畏憚不敢入境及宇文化及作亂州人請祖尚爲刺史祖尚時年十九昇壇歃血以誓其衆泣涕獻歆悲不自勝衆皆感激王世充立越王侗祖尚遣使從之侗授祖尚光州總管及世充自立遂舉州歸款高祖嘉之賜鹽書勞勉拜光州刺史封弋陽郡公武德六年從趙郡王

孝恭討輔公祐爲前軍總管攻其宣歙州克之進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並破之賊平以功授蔣州刺史又歷壽州都督瀛州刺史並有能名貞觀初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冒得罪太宗思求良牧朝臣咸言祖尚才兼文武廉平正直徵至京師臨朝謂之曰交州大藩去京甚遠須賢牧撫之前後都督皆不稱職卿有安邊之略爲我鎮邊勿以道遠爲辭也祖尚拜謝而出旣而悔之以舊疾爲辭太宗遣杜如晦諭旨祖尚固辭又遣其妻兄周範往諭之曰匹夫相許猶須存信卿面許朕豈得後方悔之宜可早行三年必自相召卿勿推拒朕不食

言對曰嶺南瘴癘皆日飲酒臣不便酒去無還理太宗大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爲天下命斬之於朝時年三十餘尋悔之使復其官蔭

劉世讓字元欽雍州醴泉人也仕隋徵仕郎高祖入長安世讓以漳川歸國拜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俄得數千人復爲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以拒薛舉戰敗世讓及弟寶俱爲舉軍所獲舉將至城下令給說城中曰大軍五道已趨長安宜開門早降世讓僞許之因告城中曰賊兵多少極於此矣宜善自固以圖安全舉重其執節竟不之害太宗時屯兵

高塘世讓潛遣寶逃歸言賊中虛實高祖嘉之賜其家帛千匹及賊平得歸授彭州刺史尋領陝東道行軍總管與永安王孝基擊呂崇茂於夏縣諸軍敗績世讓與唐儉俱爲賊所獲獄中聞獨孤懷恩有逆謀逃還以告高祖時高祖方濟河將幸懷恩之營聞難驚曰劉世讓之至豈非天命哉因勞之曰卿往陷薛舉遣弟潛効款誠今復冒危告難是皆憂國忘身也尋封弘農郡公賜莊一區錢百萬累轉并州總管統兵屯於鴈門突厥處羅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甚急鴻臚卿鄭元璠先使在蕃可汗令元璠來說之世讓厲聲曰大丈夫

柰何爲夷狄作說客耶經日餘虜乃退及元璿還述世讓忠貞勇幹高祖下制褒美之錫以良馬未幾召拜廣州總管將之任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爲其中路耳如臣所計請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將多儲金帛有來降者厚賞賜之數出奇兵略其城下芟踐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無可任者乃使馳驛往經略之突厥懼其威名乃縱反間言世讓與可汗通謀將爲亂高祖不之察遂誅世讓籍沒其家貞觀初突厥來降者言世讓初無逆謀始原其妻子

劉蘭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也仕隋鄆陽郡書佐頗涉經史善言成敗然性多兇狡見隋末將亂交通不逞于時北海完富蘭利其子女玉帛與羣盜相應破其本鄉城邑武德中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安撫大使蘭率宗黨往歸之以功累遷尚書員外郎貞觀初梁師都尚據朔方蘭上言攻取之計太宗善之命爲夏州都督府司馬時梁師都以突厥之師頓於城下蘭偃旗卧鼓不與之爭鋒賊徒宵遁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州及師都平以功遷豐州刺史徵爲右領軍將軍十一年幸洛陽以蜀王愔爲夏州都督愔不之藩以蘭爲長史總其府事時



突厥攜離有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其部落入居河南  
蘭縱反間以離其部落頡利果疑摸末懼而頡利  
又遣兵追之蘭率衆逆擊敗之太宗以爲能超拜豐州  
刺史再轉夏州都督封平原郡公貞觀末以謀反腰斬  
右驍衛大將軍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太宗聞而召  
行恭讓之曰典刑自有常科何至於此必若食逆者心  
肝而爲忠孝則劉蘭之心爲太子諸王所食豈至卿邪  
行恭無以答

李君羨者洛州武安人也初爲王世充驃騎惡世充之  
爲人乃與其黨叛而來歸太宗引爲左右從討劉武周

及王世充等每戰必單騎先鋒陷陣前後賜以宮女馬牛黃金雜綵不可勝數太宗卽位累遷華州刺史封武連郡公貞觀初太白頻晝見太史占曰女三昌又有謠言當有女武王者太宗惡之時君羨爲左武衛將軍在立武門太宗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羨自稱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羨封邑及屬縣皆有武字深惡之會御史奏君羨與妖人員道信潛相謀結將爲不軌遂下詔誅之天授二年其家屬詣闕稱寃則天乃追復其官爵以禮改葬

史臣曰侯君集摧兇克敵効用居多恃寵矜功麤率無檢弃前功而懼後患貪愚之將明矣張亮聽公穎之妖言恃弓長之邪讖義兒斯畜惡跡遂彰雖道裕云反狀未形而詭詐之性於斯驗矣萬徹籌深行陣勇冠戎夷不能保其首領以至誅戮夫二三子非慎始而保終也贊曰君子立功守以謙沖小人得位足爲身害侯張兇險望窺聖代雄若韓彭難逃菹醢

舊唐書卷六十九考證

張亮傳收爲亮子名曰慎幾亮前婦子慎微每以養慎  
幾致諫○新書亮子顓數諫止

薛萬徹傳卒與虜數千騎相遇萬徹單騎馳擊之○新  
書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乃勒兵  
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是單騎馳擊者  
萬徹兄萬均也

劉世讓傳高祖無可任者○臣德潛按上文世讓答高

祖備邊之策應是高祖曰非公無可任者高祖二字  
下疑有關文

舊唐書卷六十九考證

舊唐書卷七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二十

王珪

戴胄

兄子  
至德

岑文本

兄子長倩  
義格輔元附

杜正倫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也在魏爲烏九氏曾祖神念自

魏奔梁復姓王氏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顓北齊樂

陵太守珪幼孤性雅澹少嗜慾志量沈深能安於貧賤

體道履正交不苟合季叔頗當時通儒有人倫之鑒嘗

謂所親曰門戶所寄唯在此兒耳開皇末爲奉禮郎及

頗坐漢王諒反事被誅珪當從坐遂亡命於南山積十  
餘歲高祖入關丞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貞諒有器識引  
爲世子府諮議參軍及東宮建除太子中舍人尋轉中  
允甚爲太子所禮後以連其陰謀事流于嶺州建成誅  
後太宗素知其才召拜諫議大夫貞觀元年太宗嘗謂  
侍臣曰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  
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也昔漢高祖田  
舍翁耳提三尺劔定天下旣而規模弘遠慶流子孫者  
此蓋任得賢臣所致也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冀  
憑嘉謀致天下於太平耳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

從諫則聖故古者聖主必有諍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勅自今後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珪每推誠納忠多所獻替太宗顧待益厚賜爵永寧縣男遷黃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二年代高士廉爲侍中太宗嘗閒居與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瑗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爲是耶爲非耶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於管子



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去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尙在左右竊以聖心爲是之陛下若以爲非此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時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宮人聲樂不稱旨爲太宗所讓珪及溫彥博諫曰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視聽且孝孫雅士陛下忽爲教女樂而恠之臣恐天下恠愕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爲孝孫言也彥

博拜謝珪獨不拜曰臣本事前宮罪已當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樞近責以忠直今臣所言豈是爲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誚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翌日帝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能納諫者固難矣昔周武王尙不用伯夷叔齊宣王賢主杜伯猶以無罪見殺吾夙夜庶幾前聖恨不能仰及古人昨責彥博王珪朕甚悔之公等勿以此而不進直言也時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

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己所懷謂之確論後進爵爲郡公七年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明年召拜禮部尙書十一年與諸儒正定五禮書成賜帛三百段封一子爲縣男是歲兼魏王師旣而上問黃門侍郎韋挺曰王珪爲魏王泰師與其相見若爲禮節挺對曰見師之禮拜荅如禮王問珪以忠孝珪荅曰陛下王之君

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  
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當年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  
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願聞所習珪荅曰漢東平  
王蒼云爲善最樂上謂侍臣曰古來帝子生於宮闈及  
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  
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是所諳悉以其意  
存忠孝選爲子師爾宜語泰汝之待珪如事我也可以  
無過泰每爲之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時珪  
子敬直尙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  
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

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親執筭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珪少時貧寒人或遺之初不辭謝及貴皆厚報之雖其人已亡必賑贍其妻子事寡嫂盡禮撫孤姪恩義極隆宗姻困匱者亦多所周卹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蒸嘗猶祭於寢坐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爲立廟以媿其心珪旣儉不中禮時論以是少之十三年遇疾勅公主就第省視又遣民部尙書唐儉增損藥膳尋卒年六十九太宗素服舉哀於別次悼惜久之詔魏王泰率百官親

往臨哭贈吏部尚書諡曰懿長子崇基襲爵官至主爵  
郎中少子敬直以尚主拜駙馬都尉坐與太子承乾交  
結徙千嶺外崇基孫旭開元初爲左司郎中兼侍御史  
時光祿少卿盧崇道犯罪配流嶺南逃歸匿於東都爲  
讎家所發立宗令旭究其獄旭欲擅其威權因捕繫崇  
道親黨數十人皆極其楚毒然後結成其罪崇道及其  
三子並坐死親友皆決杖流貶時得罪多是知名之士  
四海冤之旭又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遞相糺訐傑竟  
坐左遷衢州刺史旭旣得志擅行威福由是朝廷畏而  
鄙之俄以贓罪黜爲龍川尉憤恚而死甚爲時之所快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也性貞正有幹局明習律令尤曉文簿隋大業末爲門下錄事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甚禮之越王侗以爲給事郎王世充將篡侗位胄言於世充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須同其休戚勗以終始明公以文武之才當社稷之寄與存與亡在於今日所願推誠王室擬跡伊周使國有泰山之安家傳代祿之盛則率土之濱莫不幸甚世充詭辭稱善勞而遣之世充後逼越王加其九錫胄又抗言切諫世充不納由是出爲鄭州長史令與兄子行本鎮武牢太宗剋武牢而得之引爲秦府士曹叅軍及卽位除兵部郎中封

武昌縣男貞觀元年遷大理少卿時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入罰銅二十斤上從之胄駭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爲誤耳臣子之於尊極不得稱誤準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知者皆死陛下若錄其功非憲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爲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便欲阿之更令定議德彝執議如初太宗將從其議胄又曰校尉緣無忌以致死於法當輕若論其誤則爲情一也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上嘉



之竟免校尉之死于時朝廷盛開選舉或有詐僞資蔭者帝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于死俄有詐僞者事洩胄據法斷流以奏之帝曰朕下勅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獄乎胄曰陛下當卽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順忿違信臣竊爲陛下惜之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胄前後犯顏執法多此類所論刑獄皆事無冤濫隨方指擿

言如泉涌其年轉尙書右丞尋遷左丞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饑乏二年胄上言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已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卽出給纔供當年若有災凶將何賑卹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爲社倉終文皇代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自王公已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爲義倉太宗從其議以其家

貧賚錢十萬時尙書左僕射蕭瑀免官僕射封德彝又卒太宗謂胄曰尙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繫之於卿當稱朕所望也胄性明敏達於從政處斷明速議者以爲左右丞稱職武德已來一人而已又領諫議大夫令與魏徵更日供奉三年進拜民部尙書兼檢校太子左庶子先是右僕射杜如晦專掌選舉臨終請以選事委胄由是詔令兼攝吏部尙書其民部庶子諫議並如故胄雖有幹局而無學術居吏部抑文雅而獎法吏甚爲時論所譏四年罷吏部尙書以本官叅預朝政尋進爵爲郡公五

年太宗將修復洛陽宮胄上表諫曰陛下當百王之弊屬暴隋之後拯餘燼於塗炭救遺黎於倒懸遠至邇安率土清謐大功大德豈臣之所稱贊臣誠小人才識非遠唯知耳目之近不達長久之策敢竭區區之誠論臣職司之事比見關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強丁並從戎旅重以九成作役餘丁向盡去京二千里內先配司農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離甫爾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糒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七月已來霖潦過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時豐歲稔猶未可量加以軍國

所須皆實府庫布絹所出歲過百萬丁旣役盡賦調不減費用不止帑藏其虛且洛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太宗甚嘉之因謂侍臣曰戴胄於我無骨肉之親但以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誠耳七年卒太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尙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諡曰忠詔虞世南撰爲碑文又以胄宅宇弊陋祭享無所令有司特爲造廟房立齡魏徵並美胄才用俱與之親善及胄卒後嘗見其遊處之地數爲之流涕胄無子以兄子至德爲後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

三品尋轉戶部尚書依舊知政事父子十數年間相繼爲尚書預知國政時以爲榮咸亨中高宗爲飛白書以賜侍臣賜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賜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賜李敬立曰資啓沃罄丹誠又賜中書侍郎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其辭皆有與比俄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爲左僕射每遇申訴冤滯者輒美言許之而至德先據理難詰未嘗與奪若有理者密爲奏之終不顯己之斷決由是時譽歸於仁軌或以問至德荅曰夫慶賞刑罪人主之權柄凡爲人臣豈得與人主爭權柄哉其慎密如此後高宗知而深歎美之儀鳳四年薨

輟朝三日使百官以次赴宅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諡曰恭

岑文本字景仁南陽棘陽人祖善方仕蕭啓吏部尙書父之象隋末爲邯鄲令嘗被人所訟理不得申文本性沈敏有姿儀博考經史多所貫綜美譚論善屬文時年十四詣司隸稱寃辭情慨切召對明辯衆頗異之試令作蓮花賦下筆便成屬意甚佳合臺莫不歎賞其父寃雪由是知名其後郡舉秀才以時亂不應蕭銑僭號於荊州召署中書侍郎專典文翰及河間王孝恭定荊州軍中將士咸欲大掠文本進說孝恭曰自隋室無道羣

雄鼎沸四海延頸以望真主今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降者實望去危就安耳王必欲縱兵虜掠誠非鄙州來蘇之意亦恐江嶺以南向化之心沮矣孝恭稱善遂止之署文本荊州別駕孝恭進擊輔公祏召典軍書復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遇太宗行藉田之禮文本上藉田頌及元日臨軒宴百寮文本復上三元頌其辭甚美文本才名旣著李靖復稱薦之擢拜中書舍人漸蒙親顧初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事文皆出於顏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卽命書僮六七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



妙時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譴免職頃之溫彥博奏曰師古諳練時事長於文法時無及者冀蒙復用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又先與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論多出於文本至十年史成封江陵縣子十一年從至洛陽宮會穀洛泛溢文本上封事曰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旣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隆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旣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尙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

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而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人孔安國曰人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爲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爲重下以億兆爲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

過卽改從諫如流爲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  
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  
不求闢土載橐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爲國之  
常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唯願陛下思之而不倦  
行之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億載之祚隨天  
地長久雖使桑穀爲妖龍蛇作孽雉雥於鼎耳石言於  
晉地猶當轉禍爲福變咎爲祥况水雨之患陰陽常理  
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  
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是  
時魏王泰寵冠諸王盛修第宅文本以爲侈不可長上

疏盛陳節儉之義言泰宜有抑損太宗並嘉之賜帛三百段十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文本自以出自書生每懷撝損平生故人雖微賤必與之抗禮居處卑陋室無茵褥帷帳之飾事母以孝聞撫弟姪恩義甚篤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謹吾親之信之是時新立晉王爲皇太子名士多兼領宮官太宗欲令文本兼攝文本再拜曰臣以庸才久踰涯分守此一職猶懼滿盈豈宜更忝春坊以速時謗臣請一心以事陛下不願更希東宮恩澤太宗乃止仍令五日一叅東宮皇太子執賓友之禮與之荅拜其見待如此俄拜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恠而

問之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責重位高所以憂懼親賓有來慶賀輒曰今受弔不受賀也又有勸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關疇昔之望不過秘書郎一縣令耳而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位中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祿之重爲懼已多何得更言產業乎言者歎息而退文本旣久在樞揆當塗任事賞錫稠疊凡有財物出入皆委季弟文昭一無所問文昭時任校書郎多與時人遊欸太宗聞而不悅嘗從容謂文本曰卿弟過多交結恐累卿朕將出之爲外官如何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念不欲信宿離于左右若令

外出母必憂悴儻無此弟亦無老母也歔歔嗚咽太宗  
愍其意而止唯召見文昭嚴加誠約亦卒無憊過及將  
伐遼凡所籌度一皆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  
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今與  
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太宗親自臨  
視撫之流涕尋卒年五十一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  
文本殞逝情深惻但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贈侍  
中廣州都督諡曰憲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有集六十  
卷行於代文本兄文叔文叔子長倩少爲文本所鞠同  
於己子永淳中累轉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

拱初自夏官尙書遷內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則天初革命尤好符瑞長倩懼罪頗有陳奏又上疏請改皇嗣姓爲武氏以爲周室儲貳則天許之實封五百戶天授二年加特進輔國大將軍其年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列名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可更立承嗣與地官尙書格輔元竟不署名仍奏請切責上書者由是大忤諸武意乃斥令西征吐蕃充武威道行軍大總管中路召還下制獄被誅仍發掘其父祖墳墓來俊臣又脅迫長倩子靈源令誣納言歐陽通及格輔元等數十人皆

陷以同反之罪並誅死長倩子義長安中爲廣武令有能名則天嘗令宰相各舉堪爲員外郎者鳳閣侍郎韋嗣立薦義且奏曰恨其從父長倩犯逆爲累則天曰苟有材幹何恨微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緣坐近親相次入省登封令劉守悌爲司門員外郎渭南令裴惓爲地官員外郎先是義爲金壇令守悌及惓稱爲清德義以文吏著名俱爲巡察使所薦皆授畿縣令又同爲尙書郎悉有美譽守悌後至陝州刺史惓至杭州刺史義神龍初爲中書舍人時武三思用事侍中敬暉欲上表請削諸武之爲王者募爲疏者衆畏三思皆辭託不敢



爲之義便操筆辭甚切直由是忤三思意轉秘書少監再遷吏部侍郎時吏部侍郎崔湜太常少卿鄭愔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選事皆以贓貨聞義最守正時議美之尋加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卽位出爲陝州刺史復歷刑部戶部二尚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刪定格令仍修氏族錄初中宗時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睿宗及太平公主與節愍太子連謀請加推究義與中書侍郎蕭至忠密申保護及義監修中宗實錄自書其事睿宗覽而大加賞歎賜物三百段良馬一疋仍下制書褒美之時義兄獻爲國子司業弟翔

爲陝州刺史休爲商州刺史從族兄弟子姪因義引用  
登清要者數十人義歎曰物極則返可以懼矣然竟不  
能有所抑退尋遷侍中先天元年坐頂太平公主謀逆  
伏誅籍沒其家

格輔元者汴州浚儀人也伯父德仁隋剡縣丞與同郡  
人齊王文學王孝逸文林郎繁師立羅川郡戶曹靖君  
亮司隸從事鄭祖咸宣城縣長鄭師善王世充中書舍  
人李行簡處士盧協等八人以辭學擅名當時號爲陳  
留八俊輔元弱冠舉明經歷遷御史大夫地官尚書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初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也則天以

問輔元固稱不可遂爲承嗣所譖而死海內寃之輔元  
兄希元高宗時洛川司法叅軍章懷太子召令與洗馬  
劉訥言等注解范曄後書行於代先輔元卒

杜正倫相州涇水人也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  
秀才擢第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  
甚爲當時稱美正倫善屬文深明釋典仕隋爲羽騎尉  
武德中歷遷齊州總管府錄事叅軍太宗聞其名令直  
秦府文學館貞觀元年尙書右丞魏徵表薦正倫以爲  
古今難匹遂擢授兵部員外郎太宗謂曰朕今令舉行  
能之人非朕獨私於行能者以其能益於百姓也朕於

宗親及以勲舊無行能者終不任之以卿忠直朕今舉卿卿宜勉稱所舉二年拜給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卽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右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賜絹二百段四年累遷中書侍郎六年正倫與御史大夫韋挺秘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稱旨太宗爲之設宴因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王便得盡誠規諫至如龍逢比

干竟不免孥戮爲君不易爲臣極難我又聞龍可擾而  
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卿等遂  
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有危亡哉我思  
卿等此意豈能暫忘故聊設宴樂也仍並賜帛有差尋  
加散騎常侍行太子右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太宗謂曰  
國之儲副自古所重必擇善人爲之輔佐今太子年在  
幼沖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見之可得隨事誠約今旣委  
以監國不在目前知卿志懷貞慤能敦直道故輒輟卿  
於朕以匡太子宜知委任輕重也十年復授中書侍郎  
賜爵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庶子正倫出入兩宮參典

機密甚以幹理稱時太子承乾有足疾不能朝謁好昵  
近羣小太宗謂正倫曰我兒疾病乃可事也但全無令  
譽不聞愛賢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卿可察之若教  
示不得須來告我正倫數諫不納乃以太宗語告之承  
乾抗表聞奏太宗謂正倫曰何故漏洩我語對曰開導  
不入故以陛下語嚇之冀其有懼或當反善帝怒出爲  
穀州刺史又左授交州都督後承乾構逆事與侯君集  
相連稱遣君集將金帶遺正倫由是配流驩州顯慶元  
年累授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尋同中書門下三品  
二年兼度支尚書仍依舊知政事俄拜中書令兼太子

賓客弘文館學士進封襄陽縣公三年坐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爲橫州刺史仍削其封邑尋卒有集十卷行於代

史臣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讜無比君臣時命胥會于茲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叔玠有焉戴胄兩朝仕官一乃心力刑無僭濫事有箴規雖學術不能求備而匡益自可濟時亦所謂巧於任大矣文本文傾江海忠貫雪霜申慈父之寃匡明主之業及委繁劇俄致暴終書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所謂憂能傷人不復永年矣泊義而下登清要者數十人積善之道焉可忽諸正倫以能

文被舉以直道見委叅典機密出入兩宮斯謂得時然  
被承乾金帶之譏孰與夫惹苴之誇士大夫慎之

贊曰五靈嘉瑞出繫汗隆人中鱗鳳王戴諸公動必由  
禮言皆匡躬獻規納諫貞觀之風



舊唐書卷七十

舊唐書卷七十考證

王珪傳季叔頗當時通儒○沈炳震曰按隋書文學傳作頗兩書俱作頗

長子崇基崇基孫旭○新書珪孫旭

岑文本傳長倩子義長安中爲廣武令○沈炳震曰按舊書作長倩子新書作文本孫觀下文韋嗣立薦義曰恨其從兄長倩犯逆爲累則固非長倩之子而亦非文本之孫蓋長倩爲文本兄子義當是文本子也格輔元傳伯父德仁○伯父新書作父德仁新書名處

仁

舊唐書卷七十考證

舊唐書卷七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二十一

魏徵

魏徵字玄成鉅鹿曲城人也父長賢北齊屯留令徵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爲道士好讀書多所通涉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大業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以應李密召徵使典書記密每見寶藏之疏未嘗不稱善旣聞徵所爲遽使召之徵進十策以干密雖奇之而不能用及王世充攻密於洛口徵說密長

史鄭頌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死傷多矣又軍無府庫有功不賞戰士心情此二者難以應敵未若深溝高壘曠日持久不過旬月敵人糧盡可不戰而退追而擊之取勝之道且東都食盡世充計窮意欲死戰可謂窮寇難與爭鋒請慎無與戰頌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謀深策何謂常談因拂衣而去及密敗徵隨密來降至京師久不見知自請安輯山東乃授秘書丞驅傳至黎陽時徐世勣尙爲李密擁衆徵與世勣書曰自隋末亂離羣雄競逐跨州連郡不可勝數魏公起自叛徒奮臂大呼四方響應萬里風馳雲合霧聚衆數十

萬威之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于洛口摧化及於黎山  
方欲西蹈咸陽北凌玄闕揚旌瀚海飲馬渭川翻以百  
勝之威敗於奔亡之虜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歸不可  
以力爭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睠入函谷而不疑公生  
于擾攘之時感知己之遇根本已拔確乎不動鳩合遺  
散據守一隅世充以乘勝餘勇息其東略建德因侮亡  
之勢不敢南謀公之英聲足以振于今古然誰無善始  
終之慮難去就之機安危大節若策名得地則九族蔭  
其餘輝委質非人則一身不能自保殷鑒不遠公所聞  
見孟賁猶豫童子先之知幾其神不俟終日今公處必

爭之地乘宜速之機更事遲疑坐觀成敗恐凶狡之輩  
先人生心則公之事去矣世勣得書遂定計遣使歸國  
開倉運糧以餽淮安王神通之軍俄而建德悉衆南下  
攻陷黎陽獲徵署爲起居舍人及建德就擒與裴矩西  
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徵見太宗勲業  
日隆每勸建成早爲之所及敗太宗使召之謂曰汝離  
間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  
太宗素器之引爲詹事主簿及踐祚擢拜諫議大夫封  
鉅鹿縣男使安輯河北許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前  
宮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詣京師徵謂副

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令赦原  
不問今復送思行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徃彼必不信  
此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寧可  
慮身不可廢國家大計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  
義所感無遠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况今日之行許以便宜從事主上旣以國士見待安可  
不以國士報之乎卽釋遣思行等仍以啓聞太宗甚悅  
太宗新卽位勵精政道數引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雅  
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與之言未嘗不  
欣然納受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太



宗嘗勞之曰卿所陳諫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其年遷尙書左丞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無狀彥博奏曰徵爲人臣雖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雖情在無私亦有可責帝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後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

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  
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賜絹五百匹  
貞觀二年遷秘書監叅預朝政徵以喪亂之後典章紛  
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秘府圖籍粲然畢  
備時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  
使貢獻太宗令文泰使人厭怛紇干往迎接之徵諫曰  
中國始平瘡痍未復若微有勞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  
入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况加於此輩若任其商賈來  
往邊人則獲其利若爲賓客中國卽受其弊矣漢建武  
二十二年天下已寧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

蓋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也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緣邊諸州何以取濟人心萬端後雖悔之恐無所及上善其議時厭怛紇干已發遽追止之後太宗幸九成宮因有宮人還京憇於漳川縣之官舍俄又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官屬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等太宗聞之怒曰威福之柄豈由靖等何爲李靖而輕我宮人卽令案驗漳川官屬及靖等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掃除之隸論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供

食之外不合叅承若以此罪責縣吏恐不益德音徒駭天下耳目帝曰公言是也乃釋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寢而不問尋宴於丹霄樓酒酣太宗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昔在東宮盡心所事當時誠亦可惡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爲無愧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發言輒卽不應何也對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陳論若不從輒應便恐此事卽行帝曰但當時且應更別陳論豈不得耶徵曰昔舜誠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臣面從陛下方始諫此卽退有後言豈是稷契事堯舜之意耶帝大笑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但覺嫵媚適爲此耳徵

拜謝曰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是月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以皇后所生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徵曰不可昔漢明欲封其子云我子豈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子爲公主旣加長字卽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上然其言入告長孫皇后后遣使齎錢四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以賜之尋進爵郡公七年代王珪爲侍中尙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詔徵評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無不悅服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

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  
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  
齊各爲總論時稱良史史成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  
公賜物二千段徵自以無功於國徒以辯說遂叅帷幄  
深懼滿盈後以目疾頻表遜位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  
之中任公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  
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器便爲人所寶朕  
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卿雖有疾未爲衰老豈得便  
爾其年徵又面請遜位太宗難違之乃拜徵特進仍知  
門下事其後又頻上四疏以陳得失其一曰臣觀自古

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  
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  
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  
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四十餘年  
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爲他人之有彼  
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  
就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  
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是飾臺榭  
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內多險忌讒邪者  
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

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爲天下笑深可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朞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爲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卽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叅玉砌以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



此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  
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彩椽之恭儉  
追雕牆之侈靡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  
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譬之負  
薪救火揚湯止沸以亂易亂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  
何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災害必下而禍亂必作  
禍亂旣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隆  
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其  
二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  
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豈望流之

遠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治雖在下  
愚知其不可而况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  
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於居安思危  
戒貪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  
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  
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  
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  
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  
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  
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

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所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而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恐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

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其三曰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恤哉禮云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起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尙於簡大志在於明察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爲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申屈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刑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

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癥痕癥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典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豫暇清談皆敦尙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引刻簿之風已扇夫上風旣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黎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叡聖之聰明無幽微而

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卹刑爲念樂其所樂遂亡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給不贍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治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來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甲兵况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計大會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

隱而難見也微而難察也鮮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  
輒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  
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  
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于身將戮辱竟未悟其滅  
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鑿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鑿  
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  
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思隋氏以爲  
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  
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節  
嗜欲以從人省畋遊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

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聽苦口之忠  
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  
罪已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  
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  
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  
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  
取之實難既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  
之不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云  
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  
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



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  
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其四曰  
臣聞爲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子所保惟在於誠信誠  
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  
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  
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  
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  
無誠之令爲上則敗國爲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  
子所不爲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

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爲朋黨謂告訐者爲至公謂強直者爲擅權謂忠讜者爲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僞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諍熒

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爲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疎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或不通是譽毀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實興喪所在亦安危所繫可不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况內懷姦利承顏順旨其爲患禍不亦深

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義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

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叅之害霸也晉中行  
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  
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  
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爲  
人也佞而不仁若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賞之是賞  
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爲佞雖得鼓  
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慎於信  
任遠避佞人也如此况乎爲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  
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  
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

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佞邪君子自強不息無爲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太宗手詔嘉美優納之嘗謂長孫無忌曰朕卽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旣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此皆魏徵之力也太宗嘗嫌上封者衆不近事實欲加黜責徵奏曰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已過今

之封事謗木之流也陛下思聞得失祇可恣其陳道若所言衷則有益於陛下若不衷無損於國家太宗曰此言是也並勞而遣之後太宗在洛陽宮幸積翠池宴羣臣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尚書曰日吳翫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旣逸豫商辛亦流湏恣情昏主多克已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栢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也尋以修定五禮當封一子爲縣男請讓孤兄子叔慈太宗愴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勵俗遂許之

十二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塗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儀準太宗曰卿輩皆自崇貴卑我兒子乎徵進曰自古迄茲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曰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長爲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以爲君也然則人之修短不在老少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曰殷家尙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窺覩塞禍亂之源本有國者之所深慎於是遂可珪奏會皇孫誕育召公卿賜宴太宗謂侍臣曰貞



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立齡之功無所與讓  
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民犯顏正諫匡  
朕之違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  
佩刀以賜二人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倫遂爲類禮二  
十卷以類相從削其重復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  
覃思數年而畢太宗覽而善之賜物一千段錄數本以  
賜太子及諸王仍藏之秘府先是遣使詣西域立葉護  
可汗未還又遣使多齎金銀帛歷諸國市馬徵諫曰今  
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卽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  
在市馬不爲專意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諸蕃

聞之以爲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失義矣昔漢文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凶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鑿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乃賞其道里所費而返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陛下凡所施爲皆邈踰三王之上柰何至於此事欲爲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爲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納其言而止時公卿大臣並請封禪唯徵以爲不可太宗曰朕欲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德不厚

耶諸夏未治安耶遠夷不慕義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爲而不可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民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爵羅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尙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疾苦雖已又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自伊洛以東暨乎海岱灌莽巨澤蒼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

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重加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誠亦有與人之誦太宗不能奪是後右僕射缺欲拜之徵固讓乃止及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魏王泰寵愛日隆內外庶僚並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蹇無踰魏徵我遣傳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十六年拜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如故徵自陳有疾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爲助我之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其年稱綿悞中使相望徵宅先無正寢太宗欲爲

小殿輟其材爲徵營構五日而成遣中使齋素褥布被而賜之遂其所尙也及病篤輿駕再幸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徵曰夔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後數日太宗夜夢徵若平生及旦而奏徵薨時年六十四太宗親臨慟哭廢朝五日贈司空相州都督諡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賻絹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及將祖載徵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彩之飾太宗登苑西樓望喪而哭詔百官送出郊外帝親製碑文并爲書石其後追思不已賜其實封九百戶嘗臨朝

謂侍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  
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已過  
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徵亡後朕遣人至宅就其書  
函得表一紙始立表草字皆難識唯前有數行稍可分  
辯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  
亂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唯見其惡愛者唯見其善  
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  
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其遺表如此然在朕思之恐  
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  
不逾中人而素有膽智每犯顏進諫雖逢王赫斯怒神

色不移嘗密薦中書侍郎杜正倫及吏部尚書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徵卒後正倫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誅太宗始疑徵阿黨徵又自錄前後諫諍言辭往復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悅先許以衡山公主降其長子叔玉於是手詔停婚顧其家漸衰矣徵四子叔琬叔璘叔喻叔玉襲爵國公官至光祿少卿叔瑜至潞州刺史叔璘禮部侍郎則天時爲酷吏所殺神龍初繼封叔玉子膺爲鄭國公叔瑜子華開元初太子右庶子史臣曰臣嘗讀漢史劉更生傳見其上書論王氏擅權恐移運祚漢成不悟更生徘徊伊鬱極言而不顧禍患

何匡益忠蓋也如此當更生時諫者甚多如谷永楊興之上言圖爲姦利與賊臣爲鄉導梅福王吉之言雖近古道未切事情則納諫任賢詎宜容易臣嘗閱魏公故事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連類皆前代諍臣之不至者其實根於道義發爲律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幸中不侈親族外不爲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忠所載章疏四篇可爲萬代王者法雖漢之劉向魏之徐邈晉之山濤宋之謝朓才則才矣此文貞之雅道不有遺行乎前代諍臣一人而已



贊曰智者不諫諫或不智智者盡言國家之利鄭公達  
節才周經濟太宗用之子孫長世

舊唐書卷七十一考證

魏徵傳○臣德潛

按新舊二書所載魏徵言行去取各

有所見新書有諫鄭仁基女事舊書無與封德彝論  
大亂易治猶饑人之易食也云云新書有舊書無論  
長樂公主資送倍于永嘉長公主事舊書有新書無  
帝于苑中作層臺以望昭陵事新書有舊書無徵上  
四疏舊書全錄新書不載十思貞觀之初導人使諫  
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  
終不平也云云新書有舊書無十漸不終疏新書有  
舊書無却封禪議新書有舊書無又舊書祇載停婚

而遺征遼還重爲立碑之事于君臣之義有遺憾也  
必合二書參攷之乃見完備

舊唐書卷七十一考證

舊唐書卷七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二十二

虞世南

李百藥

子安期

褚亮

劉孝孫李守素附

李立道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隋內史侍郎世基弟也祖  
檢梁始興王諮議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俱有重名叔父  
寄陳中書侍郎無子以世南繼後故字曰伯施世南性  
沈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  
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善屬文常祖述徐  
陵陵亦言世南得已之意又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

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藉甚天嘉中荔卒世南尚幼哀毀殆不勝喪陳文帝知其二子博學每遣中使至其家將護之及服闋召爲建安王法曹叅軍寄陷於陳寶應在閩越中世南雖除喪猶布衣蔬食至大建末寶應破寄還方令世南釋布食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同入長安俱有重名時人方之二陸時煬帝在藩聞其名與秦王俊辟書交至以母老固辭晉王命使者追之大業初累授秘書郎遷起居舍人時世基當朝貴盛妻子被服擬於王者世南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業及至隋滅宇文化及弑逆之際世基爲

內史侍郎將被誅世南抱持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納因哀毀骨立時人稱焉從化及至聊城又陷于竇建德僞授黃門侍郎太宗滅建德引爲秦府叅軍尋轉記室仍授弘文館學士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太宗嘗命寫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太宗昇春宮遷太子中舍人及卽位轉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詔不許遷太子右庶子固辭不拜除秘書少監上聖德論辭多不載七年轉秘書監賜爵永興縣子太宗重其博識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懦弱若不勝衣而志性

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爲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  
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羣臣皆若  
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  
江淮多大水太宗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山崩晉侯召  
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川崩竭君爲之不舉  
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  
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  
水大出令郡國無來貢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  
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

步見齊地經市入朝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可  
爲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  
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常然陰淫過久恐有冤獄宜省  
繫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唯修德可以銷變太  
宗以爲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餒申理獄訟多所原宥後  
有星孛于虛危歷于氏百餘日乃滅太宗謂羣臣曰天  
見彗星是何妖也世南曰昔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  
晏嬰對曰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  
重是以天見彗爲公誠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  
星沒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義不修



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政事無闕雖有災星何損於時  
然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漸久而  
自驕怠慎終如始彗星雖見未足爲憂太宗歛容謂曰  
吾之撫國良無景公之過但吾纔弱冠舉義兵年二十  
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主  
莫臻於此重以薛舉之驍雄宋金剛之鷲猛竇建德跨  
河北王世充據洛陽當此之時足爲勅敵皆爲我所擒  
及逢家難復決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頗有  
自矜之意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爲  
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四海旣驕且逸一朝而

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四月康國獻獅子詔世南爲之賦命編之東觀辭多不載後高祖崩有詔山陵制度準漢長陵故事務從隆厚程限既促功役勞弊世南上封事諫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壙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劃其常情以定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

樽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  
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樽又  
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爲無  
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  
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  
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  
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  
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制  
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  
爲棺樽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

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  
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有不發之墓至乃燒取玉匣  
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  
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  
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帝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  
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  
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爲奢泰  
捨堯舜毀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爲丘壠如此  
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  
豈謂無金玉耶臣之愚計以爲漢文霸陵旣因山勢雖

不起墳自然高顯今之所卜地勢卽平不可不起宜依  
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  
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  
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  
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  
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爲墳壠又以長陵爲法恐非所  
宜伏願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  
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  
上疏曰漢家卽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  
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

人力亦已勞矣又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卽目人衆未及  
往時而功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時公卿又上  
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因下其事付所司詳議於是制  
度頗有減省焉太宗後頗好獵世南上疏諫曰臣聞秋  
獮冬狩蓋惟恒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  
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躬摧班掌親御皮軒窮  
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于林藪夷凶剪暴以衛黎元收革  
擢羽用克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  
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  
檠斯蓋重慎防微爲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

變色於後臣誠微淺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畢所殪已多  
願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  
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百  
王永光萬代其有犯無隱多此類也太宗以是益親禮  
之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  
曰文辭五曰書翰十二年又表請致仕優制許之仍授  
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祿賜防閣並同京官職事  
尋卒年八十一太宗舉哀於別次哭之甚慟賜東園秘  
器陪葬昭陵贈禮部尙書諡曰文懿手勅魏王泰曰虞  
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斲忘實當代名臣

人脩準的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  
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太宗爲詩一篇  
追述徃古興亡之道旣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  
琴朕之此詩將何以示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  
訖焚之冀世南神識感悟後數歲太宗夜夢見之有若  
平生翌日下制曰禮部尙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  
淳備文爲辭宗夙夜盡心志在忠益奄從物化倏移歲  
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兼進讜言有如平生之日追懷  
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爲  
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尊像一區又勅圖其形於凌煙



閣有集三十卷令褚亮爲之序世南子昶官至工部侍郎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安平公德林子也爲童兒時多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爲名七歲解屬文父友齊中書舍人陸父馬元熙嘗造德林讌集有讀徐陵文者云旣取成周之禾將刈琅邪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鄙人藉稻杜預注云鄙國在琅邪開陽父等大驚異之開皇初授東宮通事舍人遷太子舍人兼東宮學士或嫉其才而毀之者乃謝病免去十九年追赴仁壽宮令襲父爵左僕射楊素吏部

尙書牛弘雅愛其才奏授禮部員外郎皇太子勇又召爲東宮學士詔令修五禮定律令撰陰陽書臺內奏議文表多百藥所撰時煬帝出鎮揚州嘗召之百藥辭疾不赴煬帝大怒及卽位出爲桂州司馬爲沈法興所得署爲掾其後罷州置郡因解職還鄉里大業五年授魯郡臨泗府步兵校尉九年充戍會稽尋授建安郡丞行達烏程屬江都難作復會沈法興爲李子通所破子通又命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及杜伏威攻滅子通又以百藥爲行臺考功郎中或有譖之者伏威囚之百藥著省躬賦以致其情伏威亦知其無罪乃令復職伏威旣

據有江南高祖遣使招撫百藥勸伏威入朝伏威從之  
遣其行臺僕射輔公祏與百藥留守遂詣京師及渡江  
至歷陽狐疑中悔將害百藥乃飲以石灰酒因大洩痢  
而宿病皆除伏威知百藥不死乃作書與公祏令殺百  
藥賴伏威養子王雄誕保護獲免公祏反又授百藥吏  
部侍郎有譖百藥於高祖云百藥初說杜伏威入朝又  
與輔公祏同反高祖大怒及公祏平得伏威與公祏令  
殺百藥書高祖意稍解遂配流涇州太宗重其才名貞  
觀元年召拜中書舍人賜爵安平縣男受詔修定五禮  
及律令撰齊書二年除禮部侍郎朝廷議將封建諸侯

百藥上封建論曰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  
上人情之本方思闡治定之規以弘長世之業者萬古  
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  
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  
理在於郡國可以監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  
盤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  
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罷  
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憂故一夫號  
澤七廟隳祀臣以爲自古皇王君臨寓內莫不受命上  
玄飛名帝籙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

武攜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勛重華之德尙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隆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存斯則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禋祀如終郊畿不守此乃凌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短閏餘數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借使李斯王綰之輩盛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

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亡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爲采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紀綱旣紊斷可知焉鏗船求劍未見其可膠柱成文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災高貴之殃寧異申繒之酷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爲仇敵家殊俗異政強凌弱衆

暴寡疆場彼此干戈日尋狐貍之役女子盡鬻嶠陵之師隻輪不返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吏之才膺共治之寄刺郡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自離宮別館

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  
君臣悖禮共侮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  
爲己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  
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  
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頒條  
之貴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唯補葛南郡太守敝布裹  
身萊蕪縣長凝塵生甑專云爲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  
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  
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干紀  
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名魯



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爲政之理可一言以蔽之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而爲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脩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旣徃至公之道斯革况晉氏失馭寓縣崩離後魏時乘華夷雜處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習文者學長短縱橫之術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爲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驅御羣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時運

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民不見德及大業嗣文世道交  
喪一時人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  
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治綜  
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槩實所庶幾愛  
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  
王之德也每憲司讞罪尙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申  
舉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  
泣辜也正色直言虚心受納不簡鄙陋無棄芻蕘帝堯  
之求諫也弘獎名教勸勵學徒旣擢明經於青紫將升  
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羣臣以宮中暑濕寢膳或

垂請徒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家人之產竟抑子來之  
願不羞陰陽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歲荒儉普天饑饉  
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勤加惠郵竟無一人流  
離道路猶且食啗藜藿樂撤篋簞言必悽動貌成癯瘠  
公旦喜於重譯文命矜其卽序陛下每四夷欵附萬里  
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事遠方不  
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絕遊幸  
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  
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  
纔及日吳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

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  
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基  
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尙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永  
久難以卒變請待斲雕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  
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爲晚  
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况於人乎美哉斯言也太  
宗竟從其議四年授太子右庶子五年與左庶子于志  
寧中允孔穎達舍人陸敦信侍講于弘教殿時太子頗  
留意典墳然閑燕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  
焉辭多不載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

見卿所獻賦悉述古來儲貳事以誠太子甚是典要朕  
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爲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  
耳因賜綵物五百段然太子卒不悟而廢十年以撰齊  
史成加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賜物四百段俄除宗  
正卿十一年以撰五禮及律令成進爵爲子後數歲以  
年老固請致仕許之太宗嘗制帝京篇命百藥並作上  
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  
之新乎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諡曰康百藥以名臣之  
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沈鬱尤長於五  
言詩雖樵童牧豎並皆吟諷性好引進後生提獎不倦

所得俸祿多散之親黨又至性過人初侍父母喪還鄉徒跣單衣行數千里服闋數年容貌毀悴爲當時所稱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談賞以舒平生之志有集三十卷子安期安期幼聰辯七歲解屬文初百藥大業末出爲桂州司馬行至太湖遇逆賊將加白刃安期跪泣請代父命賊哀而釋之貞觀初累轉符璽郎預修晉書成除主客員外郎永徽中遷中書舍人又與李義府等於武德殿內修書再轉黃門侍郎龍朔中爲司列少常伯叅知軍國有事太山詔安期爲朝覲壇碑文安期前後三爲選部頗爲當時所稱時高宗屢引

侍臣責以不進賢良衆皆莫對獨安期進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設使堯舜苦己癯瘠不能用賢終亦王化不行自夏殷已來歷國數十皆委賢良以共致理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天下至廣非無英彥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卽遭囂謗以爲朋黨沉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陛下虛已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唯能是用讒毀亦旣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高宗深然其言俄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咸亨初卒自德林至安期三世

皆掌制誥安期孫義仲又爲中書舍人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湮梁御史中丞祖蒙太子中舍人父玠陳秘書監並著名前史其先自陽翟徙居焉亮幼聰敏好學善屬文博覽無所不至經目必記於心喜遊名賢尤善談論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商確文章深異之陳後主聞而召見使賦詩江總及諸辭人在坐莫不推善禎明初爲尙書殿中侍郎陳亡入隋爲東宮學士大業中授太常博士時煬帝將改置宗廟亮奏議曰謹按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



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立又據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立義天子唯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爲五周以文武爲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爲七廟王肅註禮記曰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肅以爲天子七廟是百代之言又據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爲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父太祖而爲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爲十廟漢世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

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議其禮以高帝爲太祖而立四親是爲五廟唯劉歆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此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設爲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儀劉歆博而舊矣光武卽位建高廟於洛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爲七至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世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六廟二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至六世親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

六世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議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初受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卽位之後增祠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建身沒主升亦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勿革加宗迭毀禮無違舊臣又按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至於禘祫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常享亦隨處而祭所用廟樂皆像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而羣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已來因循不變皇隋太祖武元皇帝仁風潛暢至澤傍通以昆彭之勲開稷契之緒高祖文皇帝

睿哲立覽神武應期撥亂返正遠肅邇安受命開基垂  
統聖嗣鴻名冠於三代寶祚傳於七百當文明之運定  
祖宗之禮且損益不同沿襲異趣時王所制可以垂法  
自歷代已來親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旨歸校以優劣康  
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請  
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廟宜別立廟祧百世之後  
不毀之法至於鑾駕親奉申孝享於高廟有司行事竭  
誠敬於羣主俾夫規模可則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  
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按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  
據豕人職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阮忱所撰

禮圖亦從此義漢京諸廟既遠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儀事難全採謹詳立別圖附之議未行尋坐與楊玄感有舊左遷西海郡司戶時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筆札爲玄感所禮降威定縣主簿當時寇盜縱橫六親不能相保亮與同行至隴山徽遇病終亮親加棺歛瘞之路側慨然傷懷遂題詩於隴樹好事者皆傳寫諷誦信宿遍於京邑焉薛舉僭號隴西以亮爲黃門侍郎委之機務及舉滅太宗聞亮名深加禮接因從容自陳太宗大悅賜物二百段馬四匹從還京師授秦王文學時高祖以寇亂漸平每冬畋狩亮上疏諫

曰臣聞堯鼓納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昇平之道  
伏惟陛下應千祀之期拯百王之弊平壹天下劬勞帝  
業旰食思政廢寢憂人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獲車  
之所遊踐虞旗之所涉歷網唯一面禽止三驅縱廣成  
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斯固畋弋之常規而皇王之壯  
觀至於親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  
連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纔搗不能當其憤氣雖  
孟賁抗左夏育居前卒然驚軼事生慮表如或近起林  
叢未填坑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官騎之清塵小臣怯懦  
私懷戰慄陛下以至聖之資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

隔直言臣叨逢明時遊宦藩邸身漸榮渥日用不知敢緣天造冒陳丹懇高祖甚納之太宗每有征伐亮常侍從軍中宴筵必預歡賞從容諷議多所裨益又與杜如晦等十八人爲文學館學士太宗入居春宮除太子舍人遷太子中允貞觀元年爲弘文館學士九年進授員外散騎常侍封陽翟縣男拜通直散騎常侍學士如故十六年進爵爲侯食邑七百戶後致仕歸千家太宗幸遼東亮子遂良爲黃門侍郎詔遂良謂亮曰昔年師旅卿常入幕今茲遐伐君已懸車倏忽之間移三十載眷言疇昔我勞如何今將遂良東行想公於朕不惜一兒

於膝下耳故遣陳離意善居加食亮奉表陳謝及寢疾  
詔遣醫藥救療中使候問不絕卒時年八十八太宗甚  
悼惜之不視朝一日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諡曰康長子  
遂賢守雍王友次子遂良自有傳始太宗既平寇亂留  
意儒學乃於宮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文士於是  
以屬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  
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  
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  
曹李守素記室叅軍虞世南叅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  
作佐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



典籤蘇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復徵東  
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入館尋遣圖其狀貌題其名字  
爵里乃命亮爲之像贊號十八學士寫真圖藏之書府  
以彰禮賢之重也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良直宿  
于閣下每軍國務靜參謁歸休卽便引見討論墳籍商  
略前載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顏相時兄師  
古蘇勗兄子幹劉孝孫者荊州人也祖貞周石臺太守  
孝孫弱冠知名與當時辭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  
抱庾自直劉斌等登臨山水結爲文會大業末沒于王  
世充世充弟僞杞王辯引爲行臺郎中洛陽平辯面縛

歸國衆皆離散孝孫猶攀援號慟追送遠郊時人義之  
武德初歷虞州錄事叅軍太宗召爲秦府學士貞觀六  
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嘗採歷代文集爲王撰古今類  
序詩苑四十卷十五年遷本府諮議叅軍尋遷太子洗  
馬未拜卒

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也世居鄭州爲山東冠族祖瑾魏  
著作佐郎父行之隋都水使者玄道仕隋爲齊王府屬  
李密據洛口引爲記室及密破爲王世充所執是時同  
遇凶俘者並懼死達曙不寐唯玄道顏色自若曰死生  
有命非憂能了同拘者雅推其識量及見世充舉措不

改其常世充素知其名益重之釋縛以爲著作佐郎東都平太宗召爲秦王府主簿文學館學士貞觀元年累遷給事中封姑臧縣男時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朝廷以其武將不習時事拜玄道爲幽州長史以維持府事君廓在州屢爲非法玄道數正議裁之嘗又遺玄道一婢玄道問婢所由云本良家子爲君廓所掠玄道因放遣之君廓甚不悅後遇君廓入朝房玄齡卽玄道之從甥也玄道附書君廓私發不識草字疑其謀已懼而奔叛玄道流雋州未幾徵還爲常州刺史在職清簡百姓安之太宗下詔褒美賜以綾綵三年表請致仕加銀青光

祿大夫以祿歸第尋卒子雲將知名官至尙書左丞  
李守素者趙州人代爲東山名族太宗平王世充徵爲  
文學館學士署天策府倉曹叅軍守素尤工譜學自晉  
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諸勲貴華戎閱閱莫不詳究當時  
號爲行譜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  
相酬對及言北地諸侯次第如流顯其世業皆有援證  
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歎曰行譜定可畏許敬宗  
因謂世南曰李倉曹以善談人物乃得此名雖爲美事  
然非雅目公旣言成準的宜當有以改之世南曰昔任  
彥昇美談經籍梁代稱爲五經笥今日倉曹爲人物志

可矣貞觀初卒

史臣曰劉井州有言和氏之璧不獨耀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專玩於隋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虞永興之從建德李安平之佐公祐褚陽翟之依薛舉蓋大渴不能擇泉而飲大暑不能擇蔭而息耳非不識其飲憩之所及文皇帝揭三辰而燭天下羣賢霧集人之所奉方得躍鱗天池擅價春山爲一代之至寶則所託之勢異也隋掌郢握曷有常哉二虞昆仲文章炳蔚於隋唐之際褚河南父子箴規獻替洋溢於貞觀永徽之間所謂代有人焉而三家尤盛

贊曰猗與文皇盪滌蒼昊十八文星連輝炳耀虞褚之  
筆動若有神安平之什老而彌新

舊唐書卷七十二

舊唐書卷七十二考證

褚亮傳曾祖湮梁御史中丞○沈炳震曰陳書褚玠傳  
作湮

劉孝孫○臣德潛

按因褚亮傳中敘薛收卒復徵東虞  
州錄事劉孝孫入館尋遣圖其狀貌是因薛收而及  
其生平不必更立傳也今附亮傳末



舊唐書卷七十二考證

舊唐書卷七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二十三

薛收

兄子元敬收子  
元超從子稷

姚思廉

顏師古

弟相  
時

令狐德棻

鄧世隆  
李延壽

顧 膺  
李仁實等附

孔穎達

司馬才章  
馬嘉運等附 王恭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事繼  
從父孺以孝聞年十二解屬文以父在隋非命乃潔志  
不仕大業末郡舉秀才固辭不應義旗起遁於首陽山  
將協義舉蒲州通守堯君素潛知收謀乃遣人迎收所

生母王氏置城內收乃還城後君素將應王世充收遂  
踰城歸國秦府記室房玄齡薦之於太宗卽日召見問  
以經略收辯對縱橫皆合旨要授秦府主簿判陝東道  
大行臺金部郎中時太宗專任征伐檄書露布多出於  
收言辭敏速還同宿構馬上卽成會無點竄太宗討王  
世充也竇建德率兵來拒諸將皆以爲宜且退軍以觀  
賊形勢收獨建策曰世充據有東都府庫填積其兵皆  
是江淮精銳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爲我所持求戰不  
可建德親總軍旅來拒我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奮決  
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糧以相資給則伊洛

之間戰鬪不已今宜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卽世充欲戰  
慎勿出兵大王親率猛銳先據成臯之險訓兵坐甲以  
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剋建德  
卽破世充自下矣不過兩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若  
退兵自守計之下也太宗納之卒擒建德東都平太宗  
入觀隋氏宮室嗟後主罄人力以逞奢侈收進曰竊聞  
峻宇雕牆殷辛以滅土階茅棟唐堯以昌秦帝增阿房  
之飾漢后罷露臺之費故漢祚延而秦禍速自古如此  
後主曾不能察以萬乘之尊困一夫之手使土崩瓦解  
取譏後代以奢虐所致也太宗悅其對及軍還授天策

府記室叅軍太宗初授天策上將尚書令命收與世南並作第一讓表竟用收者太宗曾侍高祖遊後園中獲白魚命收爲獻表收援筆立就不復停思時人推其二表贍而速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武德六年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與房玄齡杜如晦特蒙殊禮受心腹之寄又嘗上書諫獵太宗手詔曰覽讀所陳實悟心膽今日成我卿之力也明珠兼乘豈比來言當以誠心書何能盡今賜卿黃金四十錠以酬雅意七年寢疾太宗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尋命輿疾詣府太宗親以衣袂撫收論敘生平潛然流涕尋卒年三十三太宗親自臨哭哀

勸左右與收從父兄子元敬書曰吾與卿叔共事或軍  
旅多務或文詠從容何嘗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比雖  
疾苦日冀痊除何期一朝忽成萬古追尋痛惋彌用傷  
懷且聞其兒子幼小家徒壁立未知何處安置宜加安  
撫以慰吾懷因使人弔祭贈物三百段及後遍圖學士  
等形像太宗歎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圖其像及登  
極顧謂房玄齡曰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又嘗  
夢收如平生又勅有司特賜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定  
州刺史永徽六年又贈太常卿陪葬昭陵文集十卷元  
敬隋選部侍郎邁子也有文學少與收及收族兄德音

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爲長雛德音爲鸞鷲元敬  
以年最小爲鷓鷃武德中元敬爲秘書郎太宗召爲天  
策府叅軍兼直記室收與元敬俱爲文學館學士時房  
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  
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太宗入東  
宮除太子舍人時軍國之務總於東宮元敬專掌文翰  
號爲稱職尋卒收子元超元超早孤九歲襲爵汾陰男  
及長好學善屬文太宗甚重之令尙巢刺王女和靜縣  
主累授太子舍人預撰晉書高宗卽位擢拜給事中時  
年二十六數上書陳君臣政體及時事得失高宗皆嘉

納之俄轉中書舍人加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中書省  
有一盤石初道衡爲內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  
此石未嘗不泣然流涕永徽五年丁母憂解明年起授  
黃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元超旣擅文辭兼好引  
寒俊嘗表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等  
十餘人由是時論稱美後以疾出爲饒州刺史三年拜  
東臺侍郎右相李義府以罪配流嶺州舊制流人禁乘  
馬元超奏請給之坐貶爲簡州刺史歲餘西臺侍郎上  
官儀伏誅又坐與文章款密配流嶺州上元初遇赦還  
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尋同中書門下三品時



高宗幸溫泉校獵諸蕃酋長亦持弓矢而從元超以爲  
旣非族類深可爲虞上疏切諫帝納焉時元超特承恩  
遇常召入與諸王同預私讌又重其文學政理之才曾  
謂元超曰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也永隆二年拜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高宗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  
因留元超以待太子常臨行謂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  
一臂但吾子未閑庶務關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旣深  
不得默爾於是元超表薦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爲崇文  
館學士又數上疏諫太子高宗知而稱善遣使慰諭賜  
物百段弘道元年以疾乞骸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

其年冬卒年六十二贈光祿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  
文集四十卷子曜亦以文學知名聖曆中修三教珠英  
官至正諫大夫元超從子稷稷舉進士累轉中書舍人  
時從祖兄曜爲正諫大夫與稷俱以辭學知名同在兩  
省爲時所稱景龍末爲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好古博  
雅尤工隸書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  
其書跡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  
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筆態迥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  
博探古跡睿宗在藩留意於小學稷於是特見招引俄  
又令其子伯陽尙仙源公主及踐祚累拜中書侍郎與

蘇頌等對掌制誥俄與中書侍郎崔日用叅知政事睿宗以鍾紹京爲中書令稷勸令禮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素無才望出自胥吏雖有功勲未聞令德一朝超居元宰師長百寮臣恐清濁同貫失於聖朝具瞻之美帝然其言因紹京表讓遂轉爲戶部尙書稷又於帝前面折崔日用遞相短長由是罷知政事遷左散騎常侍歷工部禮部二尙書以翊贊睿宗功封晉國公賜實封三百戶除太子少保睿宗常召稷入宮中叅決庶政恩遇莫與爲比及竇懷貞伏誅稷以知其謀賜死於萬年縣獄中子伯陽以尙公主拜右千牛衛將軍駙馬都尉亦

以功封安邑郡公別食實封四百戶及父死特免坐左  
遷晉州員外別駕尋而配徙嶺表在道自殺伯陽子談  
開元十六年尚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光祿員外卿旬  
日暴卒

姚思廉字簡之雍州萬年人父察陳吏部尚書入隋歷  
太子內舍人秘書丞北絳公學兼儒史見重於三代陳  
亡察自吳興始遷關中思廉少受漢史於其父能盡傳  
家業勤學寡慾未嘗言及家人產業在陳爲揚州主簿  
入隋爲漢王府參軍丁父憂解職初察在陳嘗修梁陳  
二史未就臨終令思廉續成其志丁繼母憂廬於墓側

毀瘠加人服闋補河間郡司法書佐思廉上表陳父遺  
言有詔許其續成梁陳史煬帝又令與起居舍人崔祖  
濬修區宇圖志後爲代王侑侍讀會義師剋京城侑府  
寮奔駭唯思廉侍王不離其側兵將昇殿思廉厲聲謂  
曰唐公舉義本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衆服其言  
於是布列階下高祖聞而義之許其扶侑至順陽閣下  
泣拜而去觀者咸歎曰忠烈之士也仁者有勇此之謂  
乎高祖受禪授秦王文學後太宗征徐圓朗思廉時在  
洛陽太宗嘗從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不  
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也因寄物三百

段以遺之書曰想節義之風故有斯贈尋引爲文學館  
學士太宗入春宮遷太子洗馬貞觀初遷著作郎弘文  
館學士寫其形像列於十八學士圖令文學褚亮爲之  
讚曰志苦精勤紀言實錄臨危殉義餘風勵俗三年又  
受詔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又採謝昺等  
諸家梁史續成父書并推究陳事刪益博綜顧野王所  
修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雖裁其總  
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賜綵絹五百段加通直  
散騎常侍思廉以藩邸之舊深被禮遇政有得失常遣  
密奏之思廉亦直言無隱太宗將幸九成宮思廉諫曰

離宮遊幸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爲也言甚切至太宗諭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固非情好遊賞也因賜帛五十匹九年拜散騎常侍賜爵豐城縣男十一年卒太宗深悼惜之廢朝一日贈太常卿諡曰康賜葬地於昭陵子處平官至通事舍人處平子璿珽別有傳

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齊黃門侍郎之推孫也其先本居琅邪世仕江左及之推歷事周齊齊滅始居關中父思魯以學藝稱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叅軍師古少傳家業博覽羣書尤精詁訓善屬文隋仁壽中爲尚書

左丞李綱所薦授安養尉尙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到官果以幹理聞時薛道衡爲襄州總管與高祖有舊又悅其才有所綴文嘗使其掎摭疵病甚親昵之尋坐事免歸長安十年不得調家貧以教授爲業及起義師古至長春宮謁見授朝散大夫從平京城拜燉煌公府文學轉起居舍人再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太宗踐祚擢拜中書侍郎封琅邪縣男以母憂去職服闋復爲中書侍郎歲餘坐事免



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于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隨言曉荅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於是兼通直郎散騎常侍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貞觀七年拜秘書少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共惑者隨宜剖析曲盡其源是時多引後進之士爲讐校師古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物論稱其納賄由是出爲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謂之曰卿之學識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爲清

論所許今之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日任使不忍遐  
弃宜深自誠勵也於是復以爲秘書少監師古旣負其  
才又早見驅策累被任用及頻有罪譴意甚喪沮自是  
闔門守靜杜絕賓客放志園亭葛巾野服然搜求古跡  
及古器航好不已俄又奉詔與博士等撰定五禮十一  
年禮成進爵爲子時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班固漢書  
解釋詳明深爲學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編之秘  
閣賜師古物二百段良馬一匹十五年太宗下詔將有  
事於泰山所司與公卿并諸儒博士詳定儀注太常卿  
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爲封禪使叅考其儀時論者

競起異端師古奏曰臣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春于時諸儒叅詳以爲適中於是詔公卿定其可否多從師古之說然而事竟不行師古俄遷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駕東巡道病卒年六十五諡曰戴有集六十卷其所注漢書及急就章大行於世永徽三年師古子揚庭爲符璽郎又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卷高宗下詔付秘書閣仍賜揚庭帛五十疋師古弟相時亦有學業武德中與房玄齡等爲秦府學士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拾遺補闕有諍臣之風尋轉禮部侍郎相時羸瘠多疾病太宗常使賜以醫藥性仁友及師古卒不

勝哀慕而卒師古叔父遊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  
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強暴寡禮風俗未安  
遊秦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  
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俄  
拜鄆州刺史卒于官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爲學者所稱  
後師古注漢書亦多取其義耳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隋鴻臚少卿熙之子也先居燉  
煌代爲河西右族德棻博涉文史早知名大業末爲藥  
城長以世亂不就職及義旗建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宮  
自稱總管以德棻爲記室叅軍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

府記室武德元年轉起居舍人甚見親待五年遷秘書丞與侍中陳叔達等受詔撰藝文類聚高祖問德棻曰比者丈夫冠婦人髻競爲高大何也對曰在人之身冠爲上飾所以古人方諸君上昔東晉之末君弱臣強江左士女皆衣小而裳大及宋武正位之後君德尊嚴衣服之製俄亦變改此卽近事之徵高祖然之時承喪亂之餘經籍亡逸德棻奏請購募遺書重加錢帛增置楷書令繕寫數年間羣書略備德棻嘗從容言於高祖曰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尙有可憑如更

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陛下旣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鑑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高祖然其奏下詔曰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徵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鑑將來伏犧以降周秦斯及兩漢傳緒三國受命迄于晉宋載籍備焉自有魏南徙乘機撫運周隋禪代歷世相仍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綿歷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至於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於時然而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謠俗

遷訛餘烈遺風倏焉將墜朕握圖馭宇長世字人方立  
典暮永垂憲則顧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良  
直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可修魏  
史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可修周  
史兼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大理  
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  
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徵  
可修齊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  
廉可修陳史務加詳覈博採舊聞義在不刊書法無隱  
瑀等受詔歷數年竟不能就而罷貞觀三年太宗復勅

修撰乃令德棻與秘書郎岑文本修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陳史秘書監魏徵修隋史與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總監諸代史衆議以魏史既有魏收魏彥二家已爲詳備遂不復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師佐修周史德棻仍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武德已來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六年累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賜爵彭城男十年以修周史賜絹四百匹十一年修新禮成進爵爲子又以撰氏族志成賜帛二百匹十五年轉太子右庶子承乾敗隨例除名十八年起爲雅州刺史以公事免尋有詔改撰晉書



房玄齡奏德棻令預修撰當時同修一十八人並推德棻爲首其體制多取決焉書成除秘書少監永徽元年又受詔撰定律令復爲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及五代史志尋遷太常卿兼弘文館學士時高宗初嗣位留心政道常召宰臣及弘文館學士於中華殿而問曰何者爲王道霸道又孰爲先後德棻對曰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術漢則雜而行之魏晉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爲最而行之爲難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爲要德棻對曰古者爲政清其心簡其事以此爲本當今天下無虞年穀

豐稔薄賦歛少征役此乃合於古道爲政之要道莫過於此高宗曰政道莫尙於無爲也又問曰禹湯何以興桀紂何以亡德棗對曰傳稱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二主惑於妹喜妲己誅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是其所以亡也高宗甚悅旣罷各賜以繪綵四年遷國子祭酒以修貞觀十三年以後實錄功賜物四百段兼授崇賢館學士尋又撰高宗實錄三十卷進爵爲公龍朔二年表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祿大夫乾封元年卒于家年八十四諡曰憲德棗暮年尤勤於著述國家凡有修撰無不參預自武德已後有鄧世隆

顧胤李延壽李仁實前後修撰國史頗爲當時所稱

鄧世隆者相州人也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守河陽引世隆爲賓客大見親遇及太宗攻洛陽遣書諭太世隆爲復書言辭不遜洛陽平後世隆懼罪變姓名自號隱玄先生竄於白鹿山貞觀初徵授國子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行劉顓庾安禮敬播等俱爲修史學士世隆負宿罪猶不自安太宗聞之遣房玄齡論之曰爾爲王太子作書誠合重罪但各爲其主於朕豈有惡哉朕今爲天子何能追責匹夫之過爾宜坦然勿懷危懼也擢授著作佐郎歷衛尉丞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內櫛風沐雨不

暇於詩書暨于嗣業進引忠良銳精思政數年之後道  
致隆平遂於聽覽之暇留情文史敘事言懷時有構屬  
天才宏麗典託立遠貞觀十三年世隆上疏請編錄御  
集太宗竟不許之世隆又採隋代舊事撰爲東都記三  
十卷遷著作郎尋卒

顧胤者蘇州吳人也祖越陳給事黃門侍郎父覽隋秘  
書學士胤永徽中歷遷起居郎兼修國史撰太宗實錄  
二十卷成以功加朝散大夫授弘文館學士以撰武德  
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成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賜  
帛五百段龍朔三年遷司文郎中尋卒胤又撰漢書古

今集二十卷行於代子琮長安中爲天宮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李延壽者本隴西著姓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嘗受詔與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又預撰晉書尋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延壽嘗撰太宗政典三十卷表上之歷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尋卒調露中高宗嘗觀其所撰政典歎美久之合藏于秘閣賜其家帛五十段延壽又嘗刪補宋齊梁陳及魏齊周隋等八代史謂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頗行於代李仁實魏州頓丘人官至左史嘗著格論三卷通曆八

卷戎州記並行於時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也祖碩後魏南臺丞父安齊青州法曹叅軍穎達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長尤明左氏傳鄭氏尙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算曆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其門焯初不之禮穎達請質疑滯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穎達固辭歸焯固留不可還家以教授爲務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時煬帝徵諸郡儒官集于東都令國子秘書學士與之論難穎達爲最時穎達少年而先輩宿儒恥爲之屈潛遣刺客圖之禮部尙書楊玄感舍之於家由

是獲免補太學助教屬隋亂避地於武牢太宗平王世  
充引爲秦府文學館學士武德九年擢授國子博士貞  
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太宗初卽位留心庶政  
穎達數進忠言益見親待太宗嘗問曰論語云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對曰  
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已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  
人求訪能事已之才藝雖多猶以爲少仍就寡少之人  
更求所益已之雖有其狀若無已之雖實其容若虛非  
唯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  
默使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

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對六年累除國子司業歲餘遷太子右庶子仍兼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皆從穎達之說又與魏徵撰成隋史加位散騎常侍十一年又與朝賢修定五禮所有疑滯咸諮決之書成進爵爲子賜物三百段庶人承乾令撰孝經義疏穎達因文見意更廣規諷之道學者稱之太宗以穎達在東宮數有匡諫與左庶子于志寧各賜黃金一斤絹百匹十二年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十四年太宗幸國學觀釋奠命穎達講孝經旣畢穎達



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後承乾不循法度穎達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曰太子成長何宜屢致面折穎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逾切承乾不能納先是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爲不朽付國子監施行賜穎達物三百段時又有太學博士馬嘉運駁穎達所撰正義詔更令詳定功竟未就十七年以年老致仕十八年圖形於凌煙閣讚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霞開挾辭颺起二十二年卒

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諡曰憲

司馬才章者魏州貴鄉人也父烜博涉五經善緯候才章少傳其業隋末爲郡博士貞觀六年左僕射房玄齡薦之屢蒙召問擢授國子助教論議該洽學者稱之

王恭者滑州白馬人也少篤學博涉六經每於鄉閭教授弟子自遠方至數百人貞觀初徵拜太學博士其所講三禮皆別立義證甚爲精博蓋文懿文達等皆當時大儒罕所推借每講三禮皆遍舉先達義而亦暢恭所說

馬嘉運者魏州繁水人也少出家爲沙門明於三論後

更還俗專精儒業尤善論難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閣祭酒頃之罷歸隱居白鹿山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預修文思博要嘉運以穎達所撰正義頗多繁雜每掎摭之諸儒亦稱爲允當高宗居春宮引爲崇賢館學士數與洗馬秦曄侍講殿中甚蒙禮異十九年遷國子博士卒

史臣曰唐德勃興英儒間出佐命協力寔有其人薛收左右厥猷經謀雅道不幸短命殲我良士上言恨不圖形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才可知矣元敬藻翰明敏而畏權勢竟不狎房杜深沉至慎不亦優哉元超藉父風

望弼亮宏略諒非其罪而再遷流及登大任益有嘉謀  
汲引多才以隆弘納其感恩之重時其聞諸有始有卒  
其殆庶幾乎稷出自名家涉于大用及自貽謀釁如貞  
亮何姚思廉篤學寡欲受漢史於家尊果執明義臨大  
節而不可奪及筆削成書箴規翊聖言其命世亦當仁  
乎師古家籍儒風該博經義至于詳注史策探測典禮  
清明在躬天有才格然而三黜之負竟在時譏孔子曰  
才難不其然乎令狐德棻貞度應時待問平直徵舊史  
修新禮以暢國風辨治亂談王霸以資帝業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其斯之謂歟鄧世隆國史時譽固有諒直其

復書不遜何不知之甚也上疏請編御集其弼直乎顧  
屑清芬可觀彝範積善餘慶其有子哉李延壽研考史  
學修撰刪補克成大典方之班馬何代無人仁實据摭  
抑又次焉孔穎達風格高爽幼而有聞探賾明敏辨析  
應對天有通才人道惡盈必有毀訐及正義炳煥乃異  
人也雖其掎摭亦何損於明司馬才章藉時崇儒明覈  
致業王恭弘闡聲教禮學研詳馬嘉運達識自通克成  
典雅並符才用潤色丹青其掎摭繁雜蓋求備者也  
贊曰河東三鳳俱瑞黃圖棗爲良史穎實名儒解經不  
窮希顏之徒登瀛入館不其盛乎